



几年前,我在自己的“大上海小龙弄”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上海邮与村,音相同,意相远》,达到了很高的阅读量,而且一直在持续发酵。很多人赞同,也有人批评,还有人补缺了我的一些常识盲区。

在中国,只有上海,会有一种民宅建筑叫做“邮”,还有一种民宅建筑叫做“村”,邮与村本也是相安无事。后来,“邮”也叫做“村”,再后来,一部分“邮”叫回了“邮”,还有一部分“邮”至今沉沦为“村”。

只有上海人知道。邮

邮与村的“上海滩恩怨”

马尚龙

与村,分得清爽,邮与村,讲不清爽。

谁是邮与村“恩怨情仇”的幕后推手?

以邮做后缀名的房子,是上好的民居,如长乐邮,四明邮,逸邮,愚谷邮,陕南邮……住在邮里的人,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有经济能力的人。

村,是上世纪50年代成批造起来的工人新村,后来也叫做新工房,火柴盒结构,比如曹杨新村、邮电新村、上钢新村;任何一个新村可以延伸造下去,于是就有了一村、二村……十村。名气特别响的二万户,是最早的工人新村。

既有“邮”,也有“村”,是上海民宅的特色。

邮是村的异体字,现在已经通用于“村”,从现代汉语的意义上两个字没有区别,但是在上海民宅的意义上,邮不愿混同于村,村则不敢高攀邮。

在众说纷纭的观点中,有一位朋友的指正,让我明白了“邮”“村”至今同在的奇象。

这个朋友说他出生在曹杨新村,也就是第一批工人新村,但是那时候叫做“曹杨新村”,而不是简体字的“曹杨新村”。这位朋友给我看了当年门牌的历史照片,果然是邮不是村。

常识的误区豁然开朗了。

为什么后来的新工房都不再是邮?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简体字开始推广了。新工房的大规模建造是在推广简体字之后,于是新村便是这一轮民宅的标号,并且一直延续,直至它被拆。

至于原来的“邮”,都是建造于1950年之前,与生俱来便是邮,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优哉游哉地“邮”着,像它们的主人一样。恰恰“邮”和“村”居住人群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层面,异体字倒是做出了一个明晰的区隔。

“文革”时,几乎所有的“邮”都成封资修的代名词,都是被打砸抢的对象,这一个“邮”字也被“村”造反造掉了,陕南村,愚谷村,上海新村……有一小段时间,上海都由“人民公社”来料理了,村也名正言顺了。

“文革”之后,有些邮坚决正名为“邮”,有些邮懒得复旧,顺变而村。上海各级管理者也没有强求。从文字改革的道理上讲,“邮”已经被异体掉了,但是从上海城市文化底蕴而论,“邮”是上海现代建筑之华彩元素,是一种民宅的状貌标志。于是可以看到的是,有些邮依旧是邮,有些邮却演变为村。旁观的知情者或不知情者都无所谓,只是苦了从小在“邮”里长大,对“邮”有深切感情、如今却沦落为“村”民的人。重庆南路“永丰村”三个石膏大字,做在弄堂口高高的拱廊上,非常显眼。有一位女士说,走进走出,看到这三个字就戳气;这位女士从生出来就住在“永丰邮”。

与永丰村贴隔壁的是一长排沿街公寓,有年份的,在其红褐色砖墙上,有“巴黎新村”四个凹凸字,应是水泥的,但是大楼的铭牌上,这四个字写作“巴黎新村”。自己幽默了一下自己,也可以说是自己糊涂了一下自己。

邮可以写作村,但是没有一家村会写作“邮”的,会被人家骂煞笑煞的。从旧邮到新村,从繁体字到简体字,间杂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如今工人新村的很大部分已经推倒重来,不再叫做新村,而是叫做什么苑,什么庭,什么湾……

至于“邮”和“村”同城恩怨,还绵绵无际,不妨说,这也是上海的海纳百川之意了。

杨华峰没想到,他的事业巅峰竟然会成就在新疆茫茫的戈壁滩上。2013年至今,他在一个酒庄担任生产总经理和总酿酒师。由他研发调配的“品丽珠”(葡萄酒品种)系列葡萄酒一经推出便誉满大疆内外,成为新疆葡萄酒产区区内最具竞争力的产品之一,尤其是那款“安东尼·品丽珠”,不仅酒体醇厚香气浓郁,其口感既不失高雅和稳重又融入新世界的浪漫和轻盈,2018年,“安东尼·品丽珠”荣获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银奖及该年度中国葡萄酒金奖。

这位莫言的高密老乡,却一点都没有在山东高粱地里长大的人的那种粗壮和魁梧,倒像个南方人,清秀而白净。他说他似乎天生是读书的料,初中时便梦想以后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在读高二时他就参加了高考,当时报考的是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但最终没被录取。后来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读了生物化学工程的酿酒专业,从此跟葡萄酒结缘……即便后来再考入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内容和方向依然是酒,可谓痴心不改!

早春二月,大约在惊蛰之前,葡萄酒经过了冬天自然的澄清后要尽快进入橡木桶中沉酿,而此时,戈壁滩上的葡萄为了新的生命循环依然在覆土之下休眠。经过两次发酵的葡萄汁,此时已经酿成了葡萄酒,但只有酿酒师满意的葡萄酒才会被送到橡木

桶中去升华。在此之后,孕育了葡萄酒的葡萄才从沉睡中醒来发芽展藤开花结果蜕变成酒开始新的循环。静静的酒窖里,每一只

沉睡的橡木桶中储藏的是一亩地的葡萄精灵,酿酒师要让它们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再静静地成长一年的时间。因为,只有当它们在桶中经过六到十八个月的自我蜕变升华之后,绝佳的口感和色泽方会成为酿酒师的惊喜和骄傲。这时候,酿酒师便会将酒灌入瓶中,封上天然的橡木塞,真正的储藏开始啦。

这便是杨华峰心中的酿酒经,许多法国和澳大利亚的酿酒大师都纷纷夸赞他们的这位同行“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和天才般的想象力”。

已经从事葡萄酒行业28个年头的杨华峰,还是中国酒业协会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两大协会的葡萄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葡萄酒分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国内外葡萄酒大奖赛评委……

杨华峰认为,酿酒不仅是一份技术活,是一份他赖以生活而必须珍惜和重视的工作,更是一门艺

术。好的酿酒师就是艺术家,在酿酒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将情绪和感受以及自己的所知所想所好体现在酒品上……

每一款葡萄酒,都如同艺术家的作品,不管他是哪一年画的,梵高就是梵高,莫奈就是莫奈,绝不会混淆。

我问杨华峰,除了酿酒,生活中有啥喜好?他说喜欢做菜,他调侃说酿酒师职业的好处就在于“上班时研究喝的,下班时研究吃的”。因为葡萄酒的最高境界便是与美味搭配,一款好的菜肴足以将酒的最本真的品质体现得淋漓尽致。怪不得我每次去酒庄,他总会去葡萄园里摘点野菜,然后用野菜炖肉烧鱼,再搭上美酒,那份美味真是美得难以言尽。

杨华峰在新疆工作,但他的家安在北京。所以他回北京探亲,最幸福的事便是替太太和孩子做几餐可口美味的饭菜,然后开一瓶他自己酿的酒……



何心向篆刻

拉脱维亚是个多彩的国度。天穹湛蓝,湖水澄澈,原野碧绿,以及随处可见的娇艳花卉构成了它的基本色调。距首都里加五十多公里,有一个占地1250亩的民族史露天博物馆,它其实是个国家公园,是拉脱维亚历史的观照。在广阔的森林与草原间,高大的风车在转动,木制乡村教堂依然鸣响着管风琴声,仓库中堆放着谷物玉米与土豆……一切都在诉说着古老与传统。

118幢从该国四处拆迁并重新安装的各式各时期的木结构民居散居于此。这些农舍、库房、教堂是从十九世纪中期陆续建此地的,原汁原味,反映了拉国自17世纪以来的民俗特色,堪称世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

我们分别走进四幢不同地区的农舍(当地人称作“纳姆斯”),低矮、狭长而宽大,有弧形瓦或白桦树皮铺就的尖斜屋顶,进门正中是厨房及餐厅,左右两边的房间分别是置放农具渔具及生活物件的储物间与卧房。我们就着昏暗的光线,凝视这些简陋的木制床柜桌椅和粗犷的手工艺品,不禁被这个民族在高纬度环境下顽强的生生不息而感动。

在拉脱维亚大地上行走,时不时会被它的多彩陶醉。在拉脱维亚南部小镇包斯卡,我们见到了伦达尔,波罗的海地区最美最壮观的宫殿。伦达尔寓意和平的土地,始建于1736年。建筑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俄国冬宫设计者、意大利人雷斯特拉利。十八世纪末,占领者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竟然拱手将伦达尔宫作为礼物送给了她的情人,此为一段佳话。

伦达尔宫酷似冬宫,典型的巴洛克风格,三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极尽奢华,数不胜数的油画、壁毯、家具、工艺品……构成了色彩的世界!

更奇妙的是,宫外直至海边,是一个占地十公顷的玫瑰园,法国洛可可风格。据称广植了2600余种玫瑰,其中有四种最为出名,专门辟一区,可惜我们去时已是七月初,花期已过,但看着一望无际的绿丛与海天相接,依然心潮难平……

在世界各地行走,我们都喜欢去当地人作客,在被誉为“小瑞士”的希古尔达,我们专程造访了养蜂人玛尔塔。希古尔达坐落在高亚河谷地区,浅红色的砂岩与洞窟,绛红色的教堂尖顶,在蓝天白云绿树间显出温婉的色泽。

车行进在乡间小径上,多彩的木屋鳞次栉比从眼前掠过。突然,一幢大宅出现在鲜花盛开的原野上。宅子高大宽亮,白桦树皮的屋顶与圆松木的墙体浑然天成。玛尔塔,一位风度优雅的中年妇女迎了出来,她身穿白底绣花的衬衫、外披色彩鲜艳的大披巾,下着宽大的百褶裙,用不熟练的英语欢迎我们,告诉我们此宅有上百年的历史,并带我们参观绿荫深处、繁花丛中的蜂房。是夜,我们围坐在亚麻桌布铺就的长桌前,在跳跃的烛光里,吃着传统的小牛肉、蘑菇汤、面饼……临了,还买了不少的蜂蜜。

归途,在如水的夜色中,我想起了拉脱维亚诗人萨克斯的诗句:阳光,伴你行走,累了,在拉脱维亚胸前,躺下……

躺在拉脱维亚的胸前

戴大年 行脚印迹



孔雀探春 (中国画)

王文明

一朵生命之花

张勤龙

每一根小草,都想有模有样;每一只小鸟,都想展翅飞翔;每一条河流,都想走向远方;每一个地球人,都想灿烂辉煌……

一切的一切,珍惜生命是每一个生命本能的理想。然而,能够表达生命理想,讨论生命理想,优化生命理想的唯有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因此,人类生命理想之花当然开得更加繁花似锦连绵不绝了。山里真人的《浅谈人生》只是这人的生命理想之花万花丛中的一小朵。然而,就是这一小朵生命之花,被薇薇老师那么轻轻一念便芳香四溢了。由此可见,天地之间顶顶美的,还是人的生命之花。

醉花阴·泰顺廊桥

张尧忠

骑岩跨涧迢迢卧,木石千钧荷。黛瓦突飞檐,神兽腾踞,佑护行人过。雨摧日曝风霜驻,却把狂澜锁。云梦恋山乡,维系前程,淡对岚烟裹。

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然而,总有人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看春节临近,华夏大地有多少浩浩荡荡的回归儿女,天下就有多少留守的父母,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我的表姨夫妇已经93和88岁的高龄,一儿一女都在国外,老人们不愿意客居他乡,也不想去养老院,儿女尊重他们的选择,雇请了全职保姆,在自家浦东的公寓养老,二老图的是自在。老人年轻时当医多年且保养得当,体质状况稳定,加上一个喜

母子双人舞

林筱瑾

种蛰居的创意手机视频热闹着守岁的长夜。

新年里,不断更新的疫情信息、缤纷的彩屏和问候祝福伴着绵绵细雨润红了佳节。蓦地,手机中跳出一段视频:伴着电视中的欢快舞曲,平时走路略显蹒跚的表姨,此时在客厅沙发边上、在表弟的臂弯中踩着节拍亦步亦舞,她一头银发,不施粉黛的脸庞微微带笑,童心焕发的老人家还顺势轻舞一个360度的转身,让表弟惊呼连连。大家闺秀的表姨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校园里的一枝花,当过军医,下过乡,经历沧桑。岁月从不败美人,如今她依旧保持一颗达观的心。次日,表弟将结束假期启程,正用寸寸舞步带给老母亲最温暖的怀抱和战胜疫情的信心,来年春节再见……

屏幕外,有人顷刻雾湿了眼眶。细细地贴之文字制作成一段暖暖的美图视频,发给两位母亲,发给朋友圈,感恩天下的父母。我们携手一起过关,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战“疫”中的生活

责编:郭影